

# 行进在新年的阳光里



## 巡逻在祖国的领空

■ 巩怀书

迎着新年的阳光驾机起飞  
巡逻在祖国的领空  
仔细察看  
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大山  
每一片田野,每一道深谷

天阴天晴,月圆月缺  
你都在值守  
你从不觉得单调、辛苦  
因为金飞翅、五星红旗  
是你生命的灿烂底色

你懂得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为此,你时刻准备着  
扛起战士的职责  
一片宁静澄澈的蓝天  
是你祖国的郑重承诺

宝蓝色的天空中  
白云朵朵,阳光灿烂  
广袤的大地上  
北国素洁,南国秀丽  
飞过家乡的上空  
你仿佛听得见娘喊的乳名  
看得见山村袅袅的炊烟

巡逻归来  
工整整把值班日志填满  
“我们的祖国今天平安”  
那个醒目的句号  
画得格外圆满

## 雪落中国

■ 程文胜

雪落我的中国  
如棉铃一样炸裂  
柳絮一样飞舞  
周身没有北风寒彻  
目之所及,全是  
洁白的温暖

雪落我的中国  
去年带来的故乡草籽  
如今都已伸展细根  
雪花飞舞的时候  
梦想也在旋转  
我的中国祥和平安

雪落我的中国  
履带划出新年的刻度  
山川震荡大地的脉搏  
钢与火,从来不惧冰封  
在火热的青春里  
一支支延展的炮管  
喷吐炽热的火焰

这是启封  
压缩在大地脊梁里的  
一声声春雷

## 青春,刻进祖国的年轮

■ 顾中华

晴朗,是天空温暖的表情  
也是一种明亮的心境  
新年的第一缕晨曦  
照耀着  
连绵起伏的大山  
一条条宽阔的河流  
一切事物都怀揣金色梦想  
注视着正在展开的崭新时代

这一刻  
牺牲和奉献  
不再是抽象的词语  
年轻的士兵  
作出生动的注解  
眼神坚定而从容

热血沿着旗帜的方向奔涌  
歌声嘹亮  
回荡着四季的风  
与武器和战车结为兄弟  
钢铁的品质  
深入骨髓

汗水晶莹  
打湿军旅记忆  
坚实的脚印里  
日月交替  
迷彩的背影  
缀满闪烁的星辰

在节日里  
有人静观璀璨的烟花  
有人默立在风雪中  
守护万家灯火  
黝黑的脸庞上  
写满真诚的祝愿  
干裂的嘴唇里  
吐露最清澈的爱  
青春  
刻进祖国的年轮  
值得自豪一生

## 英雄的土地洒满阳光

■ 温青

阳光和雨水  
一起唤醒花蕊  
点点鲜红织进了大地的壮美

春光再次回响  
红彤彤的花瓣又一次冲出了石壁  
火一样的颜色  
源自无数牺牲者  
每一滴融入山石的骨髓  
大山与土地不言不语  
故事和传说不会孤寂  
鲜花盛开的季节  
整个世界  
流动着火一样的旗帜  
是那些先行的人们  
惊醒沉寂的刀枪剑戟

在大地上隆起时  
每一块刻下姓名的石头  
都会惊天动地  
当春风举出果实  
先行者知道  
那些英勇无畏的山石  
随同阳光铺展于大地  
正以漫山草木的形式生生不息

## 英雄之光

■ 李正

清澈的爱与太阳一同升起  
炙热的阳光洒在钢铁上  
镀一层又一层金光  
冲锋的号角  
时常在心里回荡  
就像九十年前的他们——  
飞奔! 巧渡!  
一步一  
踏出山河气壮

演练场上  
一排排冲锋枪  
枪栓被战士们拉得“啵啵”作响  
只待一声令下的迸发  
青湿的轮廓,多半少年模样  
仿佛连绵起伏的群峰

潜伏在深夜,流星划过头顶  
尾焰涂写的轨迹  
灿若一句美妙诗行  
这在战士眼里  
更像是一次奔赴  
那是无比辽阔的远方  
张开双臂,拥抱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奔赴吧,奔向新的美好——  
属于青春的、熠熠生辉的勋章

## 迎着朝阳冲锋

■ 马雪宁

跃马冲锋,是庄严的时刻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那自盛唐传来的阵阵马蹄与铿锵诗韵  
至今仍在风中回响

当新年的朝阳自东方升起  
猎猎红旗之下  
整齐庄严的队列  
正向着战位、向着锻造铁骨的训练场集结

战靴在巡逻路上踏响青春战歌  
四百米障碍场上,身影腾跃——  
跨深坑、越矮墙、翻高墙  
再飞身冲出低桩网  
寒风中锤炼的速度、力量与豪情  
深烙在青春的躯体与心灵  
只待冲锋号响起时  
化作一往无前的雄姿

旭日初升  
寒风依旧  
年轻士兵拔节生长的青春  
就这样挺立在大片旷野之中  
成为祖国最坚硬的骨头

黄河朝晖(油画,局部)

聂  
藁  
作

## 军营纪事

向东,再向东。  
汽车行驶在蜿蜒的公路上,直至山东半岛最东端。不知拐了多少个弯,窗外黄绿交错的树影匆匆掠过。汽车登顶后又急转弯下坡,继续开了一段路后停在了山坳里,这便是海军某雷达站的营区。

晨光冲破云层,径直照向山顶的雷达。抬头望去,山南山北两座雷达装备如同持枪屹立的哨兵,昼夜不停地守护着海空一线。

从营区到达北山战位,需要攀登352级台阶。三级军士长王文东在这条路上走了20年,对脚下的每一块青石都很熟悉。

王文东的老家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从祖国西北跨越千里来到黄海之滨,他在这里扎下了根,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空。

雷达兵的世界,没有硝烟,却时刻暗藏刀光剑影。一级上士孙怡飞是王文东的“得意弟子”,他们曾因成功捕获某目标信息,获得全军电子战侦察成果二等奖。

时针拨回3年前的那个凌晨,王文东和孙怡飞正在值班。突然,耳机中传来短促的“砰砰”声,转瞬即逝。轻微的异常引起了王文东的警觉,他说:“查查这组信号。”

可翻遍了信号手册,孙怡飞也没能查到与之相匹配的数据信息。就在他准备放弃之际,王文东凭借多年经验断定:“这组信号有问题!”

那一夜,他们与这组神秘信号较上了劲,最终成功判明目标为从未出

# 最明亮的眼睛

■ 张  
淦  
张国强

现过的外军某型战机。

阵地,是雷达兵心中永恒的战位。无论风霜雨雪,当战备铃声响起,值班人员必须第一时间奔赴阵地。

前几天,孙怡飞在2026年工作目标中写下了3个“第一”:上报空情质量合格率第一,落实战备工作完成率第一,旅比武竞赛中拿到单课目第一。

# 飞雪迎春到

■ 于永军

## 感念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新年在人们的期盼中如期而至,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更是不期而遇,为大地披上了银装。伫立雪中,曾因盼雪未果而生出的失落,就像这飞在脸上的晶莹雪花,瞬间消融,唯余一片静美。雪落无声,引人驻足、畅怀。雪的降临,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带来心灵的温润与澄澈。

我总以为,雪是冬的象征,也是春的使者。有了雪,冬日才有了山舞银蛇、银装素裹的壮美,迎春才有了“瑞雪兆丰年”的希望;没有了雪,就好比大地有山

## 红色足迹

莫耶,也许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提起《延安颂》这首歌曲,人们无不交口称赞。而莫耶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去年,笔者来到莫耶的故乡——福建省安溪县金谷乡溪桥村,这里还保留着莫耶的故居。导游动情地说:“家乡的父老乡亲喜欢莫耶,室外的景物、室内的陈设,还是当年莫耶离家时的样子。”

莫耶的故居原名“逸楼”,始建于1907年。由于年代久远,墙体有些斑驳,但仍不失恢宏典雅。

随着导游的讲解,莫耶的形象从墙上的照片走出来,在我脑子里鲜活灵动起来。她原名陈淑媛,1918年出生于一户书香人家,自幼聪颖好学、才华过人,被乡人誉为“才女”。

14岁那年,莫耶随父亲移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幸运的是,国文老师陈海天是一位地下党员。他发现了莫耶身上的才气和流淌在血液中的正义感,于是便有意引导莫耶阅读进步书刊。从此,她的心灵世界里,播下了向往革命与光明的种子。

这时的莫耶,一方面像海绵那样汲取进步思想的滋养,一方面又滋生了写作的渴望,开始将自己的所想倾诉于笔端。她的第一篇习作《我的故乡》,发表在《厦门日报》上。

后来,莫耶来到上海,在《女子月刊》做编辑工作。繁忙工作之余,她仍坚持创作。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寇的残暴和抗日运动的兴起,莫耶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和左明(著名戏剧家、左翼戏剧运动先锋战士)商量成立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进行抗战宣传。同年10月,她随这支队伍历经艰辛到达延安,从此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1938年春,正是延安山花烂漫的季节,莫耶怀着无限向往和憧憬,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延安“平等的人际关系,

而无水,失去了灵性,没有了韵致。长冬的萧索无趣,只有雪才可以化解。一下雪,躲在屋子里的人们一下子涌了出来,小孩子打雪仗、堆雪人有了战场;大人们踏雪,赏雪有了兴致,脚底下那“嘎吱嘎吱”的吟唱才有了灵动。

儿时记忆中,故乡的雪总下得慷慨。尤其是临近年关,大人们往往深一脚浅一脚地去赶年集,小孩子常常在冰天雪地里摔响炮、放烟花。20世纪70年代,我到济南参军,虽然离家千里,但下雪的感觉同样无二。那时我在济南西郊一个连队当军械员兼文书,冬天总有几个大清早与战友们一起扫雪。每逢雪后站岗,我常常望着那些人迹未至的积雪发呆。它们白得闪亮,让人情不自禁想去抚摸,却又不

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学习风尚”,深深地吸引了年仅20岁的莫耶。她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充满了无限的激情,憧憬着要用手中的笔为大众谱写心声,为抗战发出呐喊,为时代留下印记。

1938年4月的一天黄昏,她和同学郑律成等人到延安郊外散步。当他们走出城门,爬上半山坡,看着夕阳照耀的宝塔山、延河水,想到多少青年同伴冒着危险奔赴延安的情景,心中涌动着澎湃的激情。这时,郑律成情不自禁地对莫耶说:“给我写个歌词吧。”莫耶当时也是心潮澎湃,燃起了创作热情。

于是,她写下了歌词《歌颂延安》:“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影映照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莫耶将写好的歌词交到郑律成手上。几天后,郑律成完成了《歌颂延安》的谱曲。很快,这首由他与唐荣枚合唱的歌曲在延安大礼堂首演,后歌名改为《延安颂》。多年后,许多人还记得当年首演的情景:那天歌曲一唱完,参加晚会

其中,“旅比武竞赛中拿到单课目第一”已经成为孙怡飞藏在心底的“执念”——2020年他获得第四名;2021年获得第三名;2023年获得第二名;2025年再次获得第二名。

“下一次比武,我还要报名!”孙怡飞的语气里透着坚定。

没有刺刀见红,没有突袭厮杀,雷达兵在方寸屏幕间与“敌”博弈较量。上等兵郑子淳的目标是尽快实现独立值班。从前年4月来到雷达站,他一直处于“跟班”状态。

起初,枯燥的训练、海量的数据让他整日头昏眼花。看着战友随舰出海,留守高山的他曾感到失落。

直到那个夜晚,正在“跟班”的郑子淳突然在雷达显示屏上发现可疑目标。他急忙向王文东喊道:“班长,有目标!”王文东见状,立即上前察看情况:“你来判别目标性质!”郑子淳凝神紧盯显示屏,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是外军的护卫舰!”郑子淳报告。王文东说道:“很好。”

那天晚上,走下战位,郑子淳的脑海里反复出现判别目标的画面。他从未感到过如此强烈的成就感,仿佛自己是打完胜仗归来的勇士。也就是从那天开始,郑子淳找到了坚守的意义。

透过屏幕守护海空,一双双“千里眼”越来越明亮,一张张“天网”越来越密集。

这些成绩背后,是官兵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正如王文东所说:“要把平淡的生活过得不平凡。”

下山时,我们回望蜿蜒的山路,清晨的阳光洒满群山,也照进每一个雷达兵的心间。在这个无声的战场上,每一个身影都是祖国最明亮的眼睛。

忍上前蹂躏。记忆犹新的是1977年春节前的那场雪,清晨我刚一打开房门,封在门上的积雪倾泻而入。那场雪下得那个大哟,一个多月后,营区围墙的背阴处还有残雪。

雪似天女散花般飘然而下,又似洁白的蝴蝶在茫茫天地间翩翩起舞。不经意间,大地变成一片皑皑浩渺的世界——远山近处、湖岸河畔、亭台楼阁,无不泛着银光。与之相伴,世间的喧嚣与吵闹,忽然寂静,散发出一片洁净的柔美。

我喜欢雪,欣赏雪的洁白本色。无论是南国飘零的雪花,还是北疆厚厚的积雪,无不空净澄明,让人仿佛置身于高原湖泊之畔,映入眼帘的是纯真的质感,内心也随之宁静。

我喜欢雪,更因为这“大雪满弓刀”的冰雪天地,常能映照出我和战友们站岗执勤、严阵以待的身影。雪是自然的馈赠,也是精神的映照。它倾其所有,以纯粹装点大地,最终滋养春泥。这无言的奉献,更添几分静默的壮美。

我漫步雪中,心中没有半分尘杂。雪落无声,静静地融入山川大地。相信不久后,我们必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春天。

# “逸楼”门前忆莫耶

■ 向贤彪

的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的掌声冲破礼堂,在延安的夜空久久回荡……

从此,这首饱含深情的颂歌,成为抗战时期具有很大感召力的音乐作品之一。它充满希望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照亮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心灵,吸引他们冲破封锁,奔赴延安;像鼓点激励着前线将士抗战的激情,鼓舞他们义无反顾地英勇杀敌。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莫耶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了大量讴歌党、军队和人民的好作品,为时代留下印记。

一位作家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那个故乡是生育养育他的地方,也是他精神成长的摇篮。莫耶的一生走得很远,而最初赋予她智慧的,就是“逸楼”了。当年,小窗灯火前,莫耶不分寒暑,捧书苦读,给予她学识的积累和精神的滋养。

我离开莫耶故居时,一抹夕阳的余晖洒在“逸楼”上,我仿佛看见莫耶儿时的模样。从《我的故乡》到《延安颂》,莫耶用爱和信仰谱写了如歌的青春岁月,成长为一位真正的战士,让人肃然起敬。



长征

第6637期

